四庫全書

史部

作為此書以光修通鑑時先成長編燾謙不敢言續通鑑故但謂之續資治通鑑長編文獻通考載其進書狀四篇一在隆興元年知榮州時先以建隆迄開寶年事一十七卷上進一在乾道四年為禮部郎時以盤齋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卷上進一在淳熙元年知瀘州時以治平後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上進一在淳熙元

年知遂寧府事重別寫呈并舉要目錄計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冊上進故周密癸辛雜識稱韓彥古盜寫其書至盈二廚然文獻通考所載僅長編一百六十八卷舉要六十八卷與進狀多寡迥殊考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卷數雖如此而冊數至逾三百蓋逐卷又分子數或至十餘云云則所稱一千六十三卷者乃統子卷而計之故其數較夥矣

又據燾進狀其實止於欽宗而王明清玉照新志稱紹興元年胡彦修疏在長編一百五十九之注後則似乎兼及高宗或以事相連屬著其歸宿附於註末如左傳後經終事之例歟癸辛雜識又稱燾為長編以木廚十枚每廚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日月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條云云則其用力之專且久可概

見矣其書卷帙最夥當時艱於傳寫書坊所
刻本及蜀中舊本已有詳畧之不同及神哲
徽欽四朝之書乾道中祇降祕書省依通鑑
紙樣繕寫一部未經鏤板流播日稀自元以
來世鮮傳本
本朝康熙初崑山徐乾學始獲其本於泰興季
氏凡一百七十五卷嘗具疏進之於
朝副帙流傳無不珍為祕乘然所載僅至英宗

治平而止神宗以後仍屬闕如今檢永樂大
典宋字韻中備錄斯編以與徐氏本相較其
前五朝雖大概相合而分注考異往往加詳
至熙寧迄元符三十餘年事迹徐氏所闕而
朱彛尊以為失傳者今皆粲然具存首尾完
善實從来海內所未有惟徽欽二紀原本不
載又佚去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頗為可惜
然自哲宗以上年經月緯遂已詳備無遺以

百年來名儒碩學所欲見而不得者一旦頓還舊規現行諸本增多幾四五倍斯亦藝林之鉅觀矣昔明成化中詔商輅等續修通鑑綱目時永樂大典度藏內府外廷無自而窺竟不知燾之舊文全載卷內乃百方別購迄不能得論者以為遺憾今恭逢我

皇上稽古右文編摩四庫乃得重見於世豈非顯晦有

時待

聖世而發其光哉燾原目無存其所分千餘卷之次第不可考謹參互校正量其文之繁簡別加釐析定著為五百二十卷燾作此書經四十載乃成自實録正史官府文書以逮家録野紀無不遍相稽審質驗異同雖採摭浩博或不免虛實並存疑信互見未必一一皆衷於至當不但太宗斧聲燭影之事於湘山野録考據未明遂為千古之疑竇即如景祐二年三

月賜鎮東軍節推毛洵家帛米一事核以余靖所撰墓銘殊不相符為曾敏行獨醒雜志所糾者亦往往有之然纂進狀自稱寧失之繁毋失之畧蓋廣蒐博録以待後之作者其淹貫詳贍固讀史者考證之林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李燾進續資治通鑑長編原表

臣燾言臣先於去年八月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敷文閣直學士汪應辰奏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校勘藏之秘閣臣尋於十四日蒙恩賜對面奉聖旨令臣早投進遂除官郎省兼職史局續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臨安府給扎臣今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十年計一百八卷內建隆元年至太平興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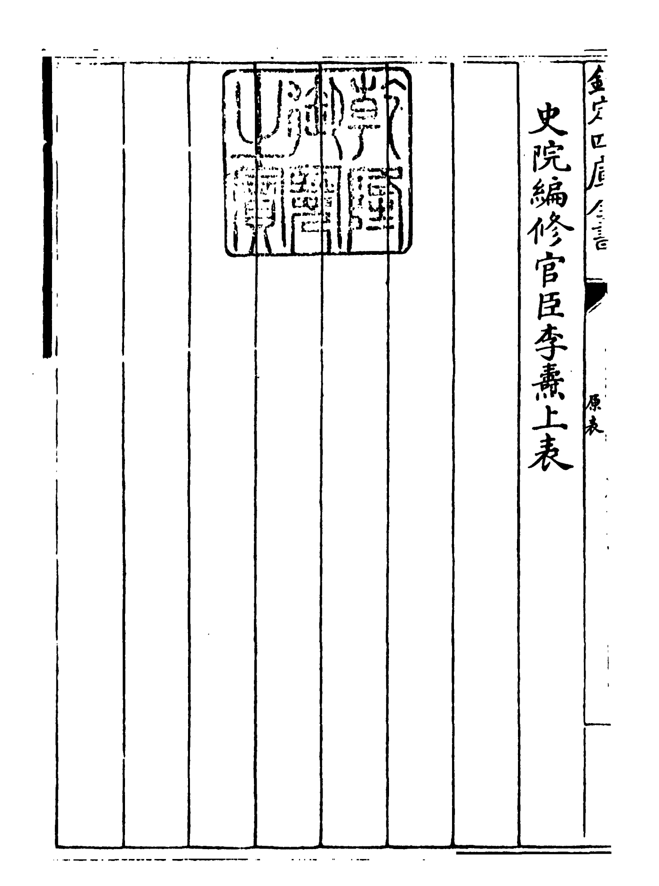
元年太祖一朝事迹雖曾於隆興元年臣知榮州日具表投進已蒙降付史館後來稍有增益謹重别抄録投進外餘治平後文字增多兼見修四朝正史未畢欲望聖慈特賜寛假臣更加整齊節次修寫投進䟽遠微賤僭為此書罪當誅絶聖主不即麾斥乃過聽而兼收之臣死且不朽矣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其寮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

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畧當時祖禹所修長編蓋六百餘卷光細刪之止八十卷今資治通鑑唐紀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故神宗皇帝序其書以為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臣誠不自揆度妄意纂集雖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凴其間牴牾要亦不敢自保區區小忠前表蓋嘗具之仰惟祖宗之豐功盛德當與唐虞三代比隆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繪畫臻極訖弗能近矧令拙工强施丹墨臣誠愚闇

豈不知罪然而統會衆說掊擊偽辨使姦欺訛訕不能乘隙亂真祖宗之豐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諸海嶽或取涓埃之助顧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庶幾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則長編之體當然寧失於繁猶光志云爾伏惟皇帝陛下煥乎文章固已經緯兩儀黼黻萬化如臣薄技又安足陳陛下徒以祖宗之孫謀彛憲往往在是遂委曲加惠之使前承命踴躍千冒來獻夤緣幸會得御燕閒千百有一儻符

神指更擇耆儒正直若光者屬以删削之任遂勒成我
宋大典垂億萬年如神宗皇帝所謂博而得其要簡而
周於事者則將與六經俱傳是固非臣所能而臣之區
區小忠因是亦獲自盡誠死且不朽矣所有續資治通
鑑長編一百八卷今寫成一百七十五冊并目録謹隨
表上進干凟宸嚴下情無任戰汗屏營之至臣燾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乾道四年四月日左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

史院編修官臣李燾上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張曾壇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

宋 李燾 撰

太祖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鎮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漢兵自土門東下與契丹合周帝命太祖領宿衛諸將禦之太祖自殿前都虞候再遷都點檢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固已歸之

於是主少國疑中外始有推戴之議

壬寅殿前司副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太原慕容延釗以出軍之日策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延釗初以殿前都虞候見顯德五年三月不著邑里將前軍先發時都下讙言將

惟內庭晏然不知

癸卯大軍出愛景門紀律嚴甚衆心稍安軍校河中苗訓者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久相摩盪指謂

太祖親吏宋城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

士相與聚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令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黨李處耘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義匡義時為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即與處耘同過歸德節度掌書記薊人趙普（普初見顯德三年二月）語未竟諸將突入稱說紛紜普及匡義各以事理逆順曉譬之曰（趙普飛龍記云處耘亦同普曉譬諸將按國史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即遽白太宗與王彥昇謀遂名馬仁瑀李漢超等定議然則曉譬諸將獨普與太宗耳處耘必不在也今削去處耘名）太尉忠赤必不汝赦諸

將相顧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復集露刃大言曰軍中偶語則族今已定議太尉若不從則我輩亦安肯退而受禍普察其勢不可遏與匡義同聲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審圖爾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聽命普復謂曰外寇壓境將莫誰何盍先攘却歸始議此諸將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門若竢寇退師還則事變未可知也但當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賊不難太尉苟不受策六軍決亦難使向前矣普顧匡義曰事既無可

奈何政須早為約束因語諸將曰興王易姓雖云天命實繫人心前軍昨已過河節度使各據方面京城若亂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轉生變若能嚴敕軍士勿令剽刼都城人心不揺則四方自然寧謐諸將亦可長保富貴矣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郭延贇延贇不詳何許人建隆二年七月鐵騎左廂第二都指揮使郭延贇領信州刺史馳告殿前都指揮使浚儀石守信殿前都虞侯洛陽王審琦審琦初見顯德三年守信審琦皆素歸心太祖者也將士環列待旦太祖醉卧初

不省甲辰黎明四面呌呼而起聲震原野普與匡義入白太祖諸將已擐甲執兵直扣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太祖驚起披衣未及酬應則相與扶出聽事或以黄袍加太祖身且羅拜庭下稱萬歲太祖固拒之衆不可遂相與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匡義立於馬前請以剽刼為戒舊録禁剽刼都城實太祖自行約束初無納説者今從新録太祖度不得免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曰

唯命是聽太祖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無得輙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擅刼府庫汝等無得復然事定當厚賞汝不然當族誅汝衆皆拜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諭意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殿前都點檢公署在左掖門内時方閉關設守備及昭輔至石守信開關納之宰相早朝未退聞變范質質宋城人初見開運元年按宋史范質傳作宗城人下殿執王溥溥揄

次人初見乾祐二年按宋史王溥傳作并州祁人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在京巡檢太原韓通通初見顯德元年自内庭惶遽奔歸將率衆備禦散員都指揮使蜀人王彦昇彦昇初見顯德三年遇通於路躍馬逐之至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諸將翼太祖登明德門太祖令軍士解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黄袍俄而將士擁質等俱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

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散指揮都虞候太原羅彥瓌挺劔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等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從之遂稱萬歲太祖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晡班定獨未有周帝禪代制書翰林學士承旨新平陶穀（穀初見乾祐元年邠州人）出諸袖中進曰制書成矣遂用之宣徽使引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國史實錄及他傳記並無宣徽使姓名疑即昝居潤也）宰相扶太祖升殿易服東序還即位羣臣拜

賀奉周帝為鄭王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京蘇轍龍川別志言韓通以親衛戰闕下敗死太祖脫甲詣政事堂范質見太祖首陳禪代議與國史及飛龍記司馬光記聞朔記等所載都不同恐別志誤韓通倉卒被殺未嘗交鋒而太祖實歸府第將士即擁范質等至質等見太祖必不在政事堂其約束將士不得加無禮於太后少帝固先定於未入城時非緣質請也惟執王溥手出血及光所記質不肯先拜當得其實今參取刪修

乙巳詔因所領節度州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改元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馬步軍士等第優給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乘傳齎詔諭天下諸道節

度使又別以詔賜焉遣使齎詔諭天下國史在己酉今從實録遍告羣祀實録在己酉今從

國史二事一體必同施行恐不容相先後五日也別賜諸道節度使詔其日乃戊午今并書眉山蘇軾曰予觀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者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焉龜鑑曰戰國交爭而合於秦民苦秦暴秦不能一而漢一之南北分裂而合於隋人厭隋亂隋不能一而唐一之五季之餘分閏位天下紛紛而未一也我太祖得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故天下一於宋真人勃起開創大業是又跨唐虞越漢唐而與帝王匹休也亦知宋興之由乎我太祖之生蓋天成二年丁亥歲也祥光瑞采流為精英異芳幽馥鬱為神氣帝王之興自有珍符信不誣也居有雲氣出有日暈天心之眷顧篤矣俚語稱趙神言誇宋人心之向慕久矣天與之人與之

而太祖則不知也方其北面周朝奉命征討赫聲濯靈所向輒克顯德之七年太祖生三十有四年矣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時蓋正月之上日也是月也京師已有推戴之語而內庭未之知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時蓋是月之三日也是日也將士又有推戴之語而太祖未之聞越翼日甲辰寢門未闢擁逼者至太祖未及語而黃袍已加之身矣噫河南之避舜猶有辭大坰之至湯猶有待事勢至此聖人不得以遊乎舜湯之天矣奈之何哉則亦有毋虐臣主之誓而已有毋掠民庶之誓而已三遜三辭黽勉而受之能律將士以保周宗而不能使周禪之不歸能擇長者房州之奉而不能遏陳橋之逼天實為之吾其奈何歐陽紀五代史也書梁漢曰亡書晉曰滅至周則大書之曰遜於位宋興嗚呼我宋之受命其應天順人之舉乎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仁之至也卧搦之側他睡不容義之盡也

汴都仰給漕運故河渠最爲急務先是歲調丁夫開濬淤淺糗糧皆民自備丁未詔悉從官給遂著爲式又以河北仍歲豐稔穀價彌賤命高其價以糴之 上之入也閭巷姦民往往乘便攘奪於是索得數輩斬於市被掠者官償其貲

戊申贈韓通中書令以禮塟之嘉其臨難不苟也初周鄭王幼弱通與上同掌宿衛軍政多決於通通性剛愎頗肆威虐衆情不附目爲韓瞠眼其子微有智略幼病

傴時號韓橐駞見上得人望每勸通早為之所通不聽卒死於難王彦昇之棄命專殺也上怒甚將斬以狥已而釋之然亦終身不授節鉞其後上幸開寳寺見壁上有橐駞及通畫像遂令掃去之記聞云上初欲斬王彦昇以初受命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蓋誤也但不授節鉞耳　賜唐主李景詔諭以受禪意

己酉復置安遠軍於安州鎮國軍於華州泰寧軍於兖州

辛亥石守信自義成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為歸德節

度使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常山高懷德自寧江節度使馬步軍都指揮使按宋史作江寧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為義成節度使殿前副都點檢厭次張令鐸自武信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為鎮安節度使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自殿前都虞候睦州防禦使為泰寧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遼人張光翰自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按虎捷左廂宋史及宋史記皆作虎捷右廂嘉州防禦使為寧江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按寧江宋史及宋史記皆作江寧安喜趙彥徽自虎捷右廂都指揮使

岳州防禦使為武信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官爵階勲並從超等酬翼戴之勲也

壬子賜文武近臣禁軍大校襲衣犀玉帶鞍勒馬有差

癸丑放周顯德中江南降將周成等三十四人復歸於唐成未見

乙卯遣使往諸州賑貸

丁巳命宗正少卿郭玘祀周廟及嵩慶二陵因詔有司以時朝拜著于令玘未見

天雄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

令魏王宛丘符彦卿彦卿初見天成元年上表乞呼名詔不允彦卿宿將且前朝近親皇弟匡義汝南郡夫人又彦卿女也上每優其禮遇云

先是鎮安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武安韓令坤令坤初見顯德二年領兵巡北邊慕容延釗復帥前軍至真定上既受禪遣使諭延釗與令坤令各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已未加延釗殿前都點檢昭化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令坤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

事
辛酉賜霸府賓佐將吏襲衣金帶鞍勒馬有差
壬戌歸德節度判官寧陵劉熙古為左諫議大夫掌書記趙普為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宋亳觀察判官安次呂餘慶為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攝觀察推官太康沈義倫為戸部郎中歸德節度副使張彥柔領池州刺史彥柔見清泰元年恐非此人
甲子以皇弟殿前都虞候匡義領睦州防禦使賜名光

義

有司請立宗廟詔百官集議尚書省已已兵部尚書濮人張昭昭初見乾祐二年等上奏曰謹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建國改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王武王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

位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追尊髙曾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制可國朝宗廟之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其七祀春祀司命及户夏祀竈季夏别祭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惟臘享禘祫徧七祀如親行告謝及新主祔謁即櫂罷時享告日用牢饌備祀官　鎮州言契丹與北漢兵皆遁去　北漢户部侍郎平章事滎陽趙華罷為左僕射華初見廣順元年　唐主景遣使誅鍾謨於饒州詰

之曰卿與孫晟同使北晟死而卿還何也謨頓首服罪縊殺之亦誅張巒於宣州謨流饒州巒貶宣州副使去年十月事

二月乙亥尊帝母南陽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后安喜人也　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范質加侍中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溥加司空樞密使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魏仁浦仁浦初見天福十二年衛州人加右僕射樞密使太原吴延祚加同中書門下二品先是質溥參知樞密院事於是皆罷吴廷祚初以宣徽南院使見顯德六年不著邑里　按宋史作范質

兼侍中王溥守司空魏仁浦為尚書右僕射考宋制兼與為乃實授之詞守則資格未及而暫加之詞今概作加字疑有誤

己卯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丙戌長春節賜羣臣衣各一襲宰相率百官上壽賜宴相國寺

先是中書舍人安次扈蒙權知貢舉庚寅奏進士合格者楊礪等十九人姓名

辛卯大宴於廣德殿凡誕節後擇日大宴自此始

前鄉貢生傅孫蘭治左傳春秋聚徒教授其門人有被黜退者蘭乗醉突入貢部諠譁不已下吏案之壬辰蘭決杖配商州 就賜前司徒竇貞固貞固泉人初見天福元年前司空李穀穀汝陰人初見天成元年太子太師侯益益平遥人初見天成元年扈彦珂彦珂鴈門人初見乾祐元年不著邑里等器幣於西京 宋州以歸德軍旌節來上詔置於潛龍宅

三月乙巳改天下州縣名犯廟諱及御名者

丙辰唐主景遣使來賀登極

南漢宦者陳延壽言於南漢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帝盡殺羣弟故也南漢主以為然丁巳殺其弟桂王旋興此據司馬光朔記　吳越王錢俶遣使來賀登極唐主景復遣使來賀長春節　宿州火燔民廬舍萬餘區遣中使安撫之

壬戌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幽都縣令朓謚曰文獻廟號僖祖陵曰欽陵祖妣崔氏謚曰文懿曽祖

兼御史中丞珽謚曰惠元廟號順祖陵曰康陵祖妣桑氏謚曰惠明皇祖涿州刺史敬謚曰簡恭廟號翼祖陵曰定陵妣劉氏謚曰簡穆皇考周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弘殷謚曰昭武廟號宣祖陵曰安陵陵名號謚皆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兼判太常寺事漁陽竇儼所撰定儼儀弟也（儼初見顯德四年儀初見開運元年）有司言國家受周禪周木德木生火當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從之

癸亥命武勝節度使洛陽宋延渥（延渥初見乾祐三年）領舟師巡

撫江徼舒州團練使元城司超超初見顯德二年副之仍貽書

唐主諭意

已巳以皇弟光美為嘉州防禦使

先是北漢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詔諸鎮會兵以禦之

是月定難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李彜興言遣部將

李彜玉進援麟州北漢引衆去彜興即彜殷也避宣祖

諱改焉彜興初見清泰二年此據會要及彜興本傳事當在此月

兼判太常寺竇儼上言三王之興禮樂不相沿襲洪惟

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禋享宴會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即詔儼專其事儼請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衆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帝食飲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懸出入為良安正月朝會為永安郊廟俎入為豐安酌獻飲福

受胙爲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耤田先農用靜安夏四月癸酉詔儀所定付有司行之儀復請僖祖室奏大善之舞順祖奏大寧翼祖奏大順宣祖奏大慶並從之

鐵騎左廂都指揮使王彥昇夜抵宰相王溥私第溥驚悸而出既坐乃曰此夕巡警困甚聊就公一醉耳然彥昇意在求貨溥佯不悟置酒數行而罷翌日溥密奏其事上益惡之丁丑出彥昇爲唐州團練使唐本刺史州

於是始改馬　契丹入侵棣州刺史河南何繼筠追破其衆於固安獲馬四百匹（此從本紀按繼筠本傳則在禁盜馬之後二年十月始禁盜馬必繼筠傳誤也繼筠福進子初見顯德二年二月福進初見天成元年太原人也今繼筠傳乃云河南人不知何故）

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太原李筠（筠初見天福十二年七月）在鎮逾八年恃勇專恣招集亡命陰為跋扈之計周世宗每優容之及上遣使諭以受禪筠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歷數乃僶俛下拜既延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

置廳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毋怪也北漢主知筠有異志潛以蠟書誘筠筠雖具奏而反謀已決筠長子守節涕泣切諫筠不聽上手詔慰撫因除守節為皇城使筠遂遣守節入朝且伺朝廷動靜上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節矍然以頭擊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間臣父也上曰吾亦聞汝數諫老賊不汝聽不復顧藉故遣汝來欲吾殺汝耳盍歸語而父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

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馳歸具以告筠筠反謀愈急癸未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閑廄使李廷玉遣其教練使劉繼沖及判官孫孚（筠誅孚以效順故授屯田郎中不知何許人）送於北漢納款求援光遜德威之子（德威初見光化元年）廷玉嗣昭之孫（嗣昭初見乾寧四年）皆有舊第在晉陽北漢主俱釋之厚賜遣還第筠又遣兵襲澤州殺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鋭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

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吾舊人必將倒戈來歸况吾有儋珪槍潑汗馬何憂天下哉儋珪筠愛將善用槍潑汗筠所畜駿馬也

乙酉幸玉津園遣使分詣京城門賜饑民粥

丙戌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以節水自都城距通許鎮以客省使萬年張保續為衛尉卿判客省閤門事保續在閤門前後四十年宣贊詞令聽者皆聳儕輩推其

能累使藩方不辱君命歷事六朝未嘗有過故特寵之保續初見顯德四年特寵之此據會要且云事在建隆中本傳云國初遷衛尉卿不得其日月又云從征李筠以足疾留河内因得長告三年十一月卒按此則其遷衛尉卿必在征李筠之前矣今附見

昭義反書至樞密吳延祚言於上曰潞州巖險賊若固守未可以歲月破然李筠素驕易無謀宜速引兵擊之彼必恃勇出鬬但離巢穴即成擒矣上納其言戊子遣侍衛副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帥前軍進討上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

之必矣石守信等出軍正史在戊子實錄在癸巳戊子四月十九日癸巳二十四日今從其近者

是日大宴廣德殿

丙申命戸部侍郎夀陽髙防兵部侍郎陽曲邊光範並充前軍轉運使防初見天福十二年

上召三司使清河張美調兵食美言懷州刺史馬令琮度李筠必反日夜儲偫以待王師上亟令授令琮團練使宰相范質曰大軍北伐方藉令琮供億不可移他郡戊戌升懷州為團練以令琮充使馬令琮大名人也張美

初見顯德二年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上降服出次百官各守其司

庚子命宣徽南院使高唐昝居潤（居潤初見顯德二年）赴澶州巡檢殿前都點檢鎮寧節度使慕容延釗彰德軍留後太原王全斌（全斌初見天成元年）率兵由東路與石守信高懷德會

辛丑以洺州團練使博野郭進為本州防禦使兼西山巡檢備北漢也

北漢主遣内園使李弼（弼未見）以詔書金帛善馬賜李筠筠復遣劉繼沖詣晉陽請北漢主舉

軍南下已為前導北漢主將謀於契丹繼冲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北漢主從之即日大閲傾國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左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事必無成陛下掃境内而赴之臣未見其可也北漢主瞋目謂華曰朕志已決卿安能知其必無成耶卿有長策顧當何如華未及對北漢主拂衣上馬行至太平驛筠身率官屬耆老迎謁北漢主命筠贊拜不名坐於宰相博興衛融之上融初見廣順元年封西平王正史作西平王劉昶十國紀年亦作西平

王路振九國志及五代史作隴西郡王今不取賜馬三百匹及服玩珍異甚衆筠所獻亦畧與所賜等及文武大臣皆有賂筠見北漢主儀衛寡弱不似王者內甚悔之北漢主數召筠計事筠自言受周氏恩不忍負之而北漢主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筠將還別賜馬及鎧甲具裝遣宣徽使萊人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筠有馬三千匹日夕校閱欲直趣大梁贊嘗見筠計事筠不應顧左右曰大梁兵皆我昔時部曲也見我則降耳贊怒拂衣而起北漢主

聞贊與筠有隙遣衛融詣軍中和解之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自率衆三萬南出

癸卯石守信等言破筠衆於長平斬首三千餘級又攻拔其大會寨　是日端午賜百官衣各一襲

甲辰詔削奪李筠官爵　上以畿甸委輸京師吏多旁緣為姦民或咨怨乙巳命殿中侍御史王伸伸未見監察御史王祜

戸部郎中沈義倫等八人分領在京諸倉祐莘人也

丙午宰相魏仁浦第視疾

先是改作周六廟於西京已酉廟成遣光禄卿郭玘奉

神主遷焉

乙卯宴近臣於廣政殿以忠正節度使兼侍中楊承信

來朝故也自是節度使來朝即宴如例承信初見天福三年

丁巳詔親征以樞密使吳延祚為東京留守端明殿學

士知開封府吕餘慶副之皇弟殿前都虞侯光義為大

内都點檢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率兵屯河陽

已未帝發大梁

壬戌次滎陽召西京留守河內向拱與語拱初見廣順二年嘗改名訓拱勸上急濟河踰太行乘賊未集而擊之稽留浹旬則其鋒益熾矣樞密直學士趙普亦言賊意國家新造未能出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備可一戰而克上納其言

甲子次河陽

丙寅次懐州

丁卯前軍都部署石守信副都部署高懐德破賊軍三

萬餘衆於澤州南獲北漢河陽節度使范守圖守圖未見殺

盧贊筠遁入澤州嬰城自固

是月永安節度使折德扆破北漢沙谷寨斬首五百級

德扆從阮之子也實録在六月甲午據奏到之日也德扆初見乾祐三年從阮初見開運二年

六月己巳朔上至澤州督諸軍攻城

初吐渾府都留後汾州團練使王全德帥所部從李筠

戰澤州南既敗走入潞州與筠子守節為距守計全德未見

及上圍澤州全德大懼與親信數十人犯關來奔龍捷指揮使王廷魯廷魯未見亦自潞州相繼出降賊勢轉蹙矣澤州城逾旬未下上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蔚人馬全義全義初見廣順三年不著邑里賜食御坐問以計策全義請并力急攻且曰緩之恐復生變上即命諸軍奮擊全義率敢死士先登飛矢貫臂流血被體全義拔鏃進戰士氣益奮上親帥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獲北漢宰相衛融命掩尸骼禁剽掠放澤州民今年田租

乙酉進攻潞州

丁亥筠子守節以城降上赦其罪升軍州為團練按續資治通鑑作以為單州團練使用守節為使　是日車駕入潞州宴從官於行宫

辛卯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原之潞州近城三十里内勿收今年田租諸路州府寺院經顯德二年停廢者勿復置當廢未毀者存之　澤州之未破也筠愛妾劉氏謂筠曰軍州馬尚有幾何筠曰汝何問為劉氏曰今孤

城危迫旦暮且破若得馬數百疋尚可以犯圍走保上黨上黨樓堞堅固且近河東易於求援與其守死不猶愈乎筠然之料見馬且千疋將出左右或沮之曰今在帳前之人皆云與大王同心一旦出城刼大王降敵其可悔乎筠猶豫未決明日城陷筠走赴火劉氏將從之筠以其有娠麾之使去守節無子購得之生子卒為筠後　北漢主聞筠敗自太平驛遁還晉陽謂趙華曰李筠無狀卒如卿言吾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贊爾

由是重文學之士久之華請老使食其禄終身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趙弘為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弘薊人也按宰相除拜必載於帝紀及宰相表今書中載趙弘平章事紀與表皆不載再考薛應旂王宗沐續通鑑亦皆未載疑宋史脫誤而二家因之也

癸巳安國節度使元城李繼勲來朝乙未命為昭義節度使繼勲初見顯德三年不著邑里

丁酉上發潞州

秋七月戊申至京師

初衛融之被執也上詰融曰汝教劉鈞舉兵助李筠反何也融從容對曰犬各吠非其主臣四十口衣食劉氏誠不忍負之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為陛下用縱不殺終當間道走河東耳上怒命左右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上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敷其瘡因使融致書北漢主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北漢主不報辛亥以融為太府卿

壬子宰相范質第視疾賜黄金器二百兩白金器千

兩絹二千匹尋復賜錢百萬賜錢乃八月甲戌事今并書

前司空趙國公李穀初歸洛陽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遺錢五十萬他物稱是穀受之及筠叛穀憂恚發病乙卯

辛上為廢朝二日贈侍中

戊午宴韓令坤等於禮賢講武殿賜襲衣器幣鞍勒馬有差賞平澤潞之功也　初成德節度使金城郭崇崇初見天福二年

聞上受禪時或涕泣監軍陳思誨密奏其狀且言常山近虜崇懷怨望宜早為之所上曰我素知崇篤

於恩義此蓋感激所發耳然亦遣使偵之崇聞有使至
憂懣失據謂左右曰苟使命不測將奈何左右莫對觀
察推官辛仲甫曰公首效誠節且軍民處置率循常度
朝廷雖欲加罪何以為辭使者若至但率官吏郊迎盡
禮致恭淹留伺察當自辨明矣崇如其言日與僚佐飲
博使者審崇無他即歸奏之上喜曰我固知崇不反也
已而崇請入朝是日命宣徽南院使昝居潤權知鎮州
仲甫汾州人崇前在澶淵仲甫為掌書記廂虞候趙部

民二人殺之其家訴言陰識賊魁而廂虞候者崇親吏也吏不敢詰仲甫力請捕之案治有狀吏猶稽緩欲變其獄仲甫抗白崇曰民被寇害又使自誣重傷甚矣焉用僚佐請易其獄吏以雪寃憤崇大感悟即遣司法掾李濯移鞫之正其罪置於法 李濯未見陳思讓汾州人初見天福六年思誨即其弟也郭崇辛仲甫傳載中使伺察事稍不同今參校修潤使不相牴牾 澶州蝗遣使督官吏分捕

乙丑唐主景遣使賀平澤潞丁卯又遣其禮部郎中龔

愼儀來貢乘輿服御物愼儀卲武人也

河陽節度使眞定趙晁以疾歸京師是月卒上甚悼焉初贈太子太師再贈侍中晁歷方鎭好聚斂無他勲勞但以周初與宣祖分掌禁軍有宗盟之分故蒙優禮再加贈典非常例也

八月戊辰朔御崇元殿設仗衛羣臣入閤置待詔候對官賜廊下食

庚午宴近臣於廣德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自是江

南吳越使來即宴如例

壬申復升貝州為永清軍　是日幸玉津園

甲戌命近臣分詣京城諸祠廟禱雨

保義節度使河東袁彥性兇率政出羣小陜人患之及聞禪代日夜繕甲治兵上慮其為變命潘美往監其軍遂圖之美單騎入城諭令朝覲彥即治裝上道上喜謂左右曰潘美不殺袁彥成我志矣丙子徙彥為彰信節度使　忠正節度使兼侍中楊承信為護國節度使承

信至河中或言其謀反上遣作坊副使魏丕賜承信生辰禮物因察之還言承信無反狀承信因是獲殁於鎮

丕相州人也　忠武節度使兼侍中陽曲張永德永德初見

乾祐三年徙武勝節度使初顯德末有方士私為永德言上受命之符者永德在軍中潛意推奉將聘孝明皇后永德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納采上甚德之於是自許來朝命改鎮鄧恩寵優渥舊臣無與比者其後復入覲召對後苑道舊故為樂飲以巨觥永德妻周太祖女晉國

公主也但呼駙馬而不名甞問所寳通天犀帶安在永德曰往以征淮過用官錢二十萬貫已償之矣上曰尚欠幾何曰五萬貫即日詔除其籍仍别賜二十萬從遊玉津園命衛士代執其轡時上將有事於北漢因密訪策略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援未可倉卒取也臣愚以為每歲多設遊兵擾其田事仍發間使諜契丹先絶其援然後可圖上曰善據司馬光百官表永德以八月自許州徙鄧州而實錄本紀闕畧今追附於此龍川别志云太宗娶符后太祖使永德助聘財今從國史

壬午以皇弟殿前都虞候睦州防禦使光義領泰寧軍節度使

甲申立琅邪郡夫人王氏為皇后皇妹為燕國長公主后華池人彰德節度使饒之女也饒初見天福十二年八月

丙戌詔有司案前代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私造者十九日本紀即云頒新量衡於天下按此但新造未頒也今從本志

右司郎中李秉秉未見責授左贊善大夫秉前判吏部官告院吏盜用官錢穀十萬秉不知覺故有是命

初上征澤潞留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趙普居京師普因皇弟光義請行上笑曰普豈勝甲冑乎許之及第功推賞上曰普宜在優等戊子以普為兵部侍郎充樞密副使 大宴廣政殿自是大宴皆就此殿上以長春節在二月故每歲止設秋宴

荆南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南平貞懿王高保融寢疾以其子繼元幼弱未堪承嗣命其弟行軍司馬保勗總判內外軍馬事甲午 此據曽顏渤海行年記 保融卒保融性迂

綏御軍治民皆無法高氏始衰保勗眉目踈秀羸瘠而口吃文獻王甚愛之雖盛怒見保勗怒必解荆南人謂之萬事休郎君

乙未唐主景又遣使來賀帝還京

是月燕國長公主出降殿前副都點檢忠武節度使駙馬都尉高懐德　涇州馬步軍教練使李玉者本燕人性凶狡與彰義節度使白重贇有隙一日與部下閻承恕謀害重贇先遣人潛市馬纓一即偽造制書云重贇

謀逆令夷其族乃持偽制并馬纓以告都校陳延正曰使者致此去矣延正得之亟白重贇重贇具以聞上大驚視其制書率皆詐謬遽命六宅使陳思誨馳驛赴涇州擒王與承恕鞫問具伏咸棄市擢延正為刺史仍詔諸道凡被制書有關機宜者印文筆迹並須詳審考驗重贇憲州人也重贇初見顯德元年重贇本傳載李玉事後云重贇俄徙兖川據百官表重贇此月改領泰寧節度因附見月末然新舊録本紀皆不書重贇徙兖州而八月壬午太宗實領泰寧節度與百官表異不知百官表何據也當考陳延正未見

九月辛丑宴近臣於萬春殿後九日又宴於廣德殿皆曲宴也凡曲宴無常惟上所命

壬寅李繼勲言帥師入北漢界焼平遥縣擄掠甚衆

癸卯三佛齊王悉利大霞里壇遣使來貢方物

丙午御崇元殿備禮冊四親廟

丁未宰相率百官進名奉慰

已酉幸宜春苑

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滄人李重進重進初見廣順二年七月周太

祖之甥也始與上俱事世宗分掌内外兵權而重進以
上英武出已右心常憚焉恭帝嗣位重進出鎮揚州領
宿衛如故及上受禪命韓令坤代重進為馬步軍都指
揮使重進請入朝上意未欲與重進相見謂翰林學士
饒陽李昉昉初見乾祐元年十一月曰善為我辭以拒之昉草詔云
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雖在遠方還同一體保君臣之分
方契永圖修朝覲之儀何須此日重進得詔愈不自安
乃招集亡命增陴浚隍陰為叛背之計李筠舉兵澤潞

重進遣其親吏翟守珣（守珣未見）間行與筠相結守珣素識
上往還京師潛詣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上召問曰我
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
矣上厚賜守珣許以爵位且使説重進稍緩其謀無令二
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
重進信之上已平澤潞則將經略淮南戊申徙重進為
平盧節度使度重進必增疑懼庚戌又遣六宅使陳思
誨齎鐵券往賜以慰安之（陳思誨持鐵券往賜舊録在庚戌新録在壬子今從舊録）

是日貶中書舍人懷戎趙行逢按趙行逢原本脫行字今據宋史補入為房州司户參軍上之親征澤潞也山程狹隘多石上自取數石於馬上抱之羣臣六軍皆爭負石開道逢憚涉險僞傷足留懷州不行及師還將大有除拜其命甚密行逢當入直又稱疾請於私第草制上怒下御史府劾其罪而黜之

陳思誨至淮南李重進即欲治裝隨思誨入朝左右沮之重進猶豫不決又自以前朝近親恐不得全乃拘留

思誨益治反具遣使求援於唐唐主不敢納揚州都監右屯衛將軍安友規友規以永興節度副使見乾祐元年三月知重進必反踰城來奔重進疑諸將皆不附已乃囚軍校數十人軍校呼曰吾輩為周室屯戍公苟奉周室何不使吾輩效命重進不聽悉殺之已未重進反書聞上命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石守信為揚州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王審琦為副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為都監保信節度使宋延渥為

都排陣使帥禁兵討之

寧國軍節度使吳延福吳越王俶之舅也或告延福有異圖庚申俶遣內牙指揮使薛溫以兵圍其第收延福兄弟五人睦州刺史延遇恐懼自殺衆欲殺延福兄弟俶流涕曰先夫人之同氣也吾安忍置法皆除名徙諸州卒全母氏之族延福見廣順二年不著邑里

癸亥詔削奪李重進官爵

先是邊將獲北漢民數百人甲子命悉放還　詔文武

常參官請病告過三日以名聞當遣太醫診視之

是月吳越始榷酒酤

冬十月丁卯朔賜百官諸軍校冬服諸州長吏屯戍將士遣使就賜之

李筠之叛也遣使邀建雄節度使真定楊庭璋庭璋初見顯德五年二月庭璋執其使以聞仍獻攻取之策庭璋姊故周祖妃上疑有異志命鄭州防禦使信都荊罕儒罕儒冀州人初見顯德六年十二月為晉州兵馬鈐轄使伺察之罕儒每入府中從

者悉持刀劒庭瑋開懐接納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會有詔召庭瑋赴闕庭瑋即日單車就道巳巳徙庭瑋爲静難節度使

庚午安友規至自揚州上以爲滁州刺史令監護前軍進討

壬申河決棣州厭次縣又決滑州靈河縣　有司請據諸道所具版籍之數升降天下縣望以四千户以上爲望三千户以上爲緊二千户以上爲上千户以上爲中

不滿千戶為中下仍請三年一責戶口之籍別定升降從之凡望縣五十戶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七十緊縣六十七戶二十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三上縣八十九戶二十一萬八千二百八十中縣一百一十五戶一十七萬九千三十中下縣一百一十戶五萬九千七百七十總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戶按總數不符應作九十六萬七千四百四十三戶此國初版籍之數也　升鎮州娘子關為承天軍

乙酉晉州言兵馬鈐轄鄭州防禦使荊罕儒戰沒罕儒

恃勇輕敵常懸軍深入北漢境北漢人多閉壁不出前後擄獲甚衆於是領千餘騎抵汾州城下焚其草市而還夕次京土原北漢主遣大將郝貴超貴超未見領萬衆來襲黎明及之罕儒遣都監氈毯副使閻彥進彥進未見分兵以禦貴超罕儒錦袍衷甲據胡床饗士方割羊臂臑以食聞彥進小却即上馬麾兵徑犯其鋒北漢人攢戈舂之罕儒墜馬為北漢人所獲罕儒猶格鬬手殺十餘人乃遇害北漢主欲生致罕儒及聞其死求殺罕儒者戮

之上痛悼不已擢其子守勲為西京武德副使因索京土原之將校不用命者黜慈州團練使平陸王繼勲繼勲

初見乾祐元年為率府率閻彦進為殿直斬其部下龍捷指揮使石進徳等二十九人乙酉十六日也新録據奏到始書今從之不知罕儒戰没果何日也

先是兩京軍廵及諸州馬部判官皆以補將吏於是詔吏部流内銓注擬選人

上問樞密副使趙普以揚州事宜普曰李重進守薛公之下策昧武侯之遠圖憑恃長淮繕修孤壘無諸葛誕

之恩信士卒離心有衣本初之强梁計謀不用外絶救援内乏資糧急攻亦取緩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上納其言丁亥下詔親征以皇弟光義爲大内都部署吴延祚權東京留守吕餘慶副之

庚寅上發京師百司六軍並乗舟東下

癸巳次宋州城中軍有戍揚州者父母妻子頗懷疑懼分命中使就撫之

十一月戊戌次宿州

甲辰次泗州捨舟登陸命諸將鼓行而前

丁未至大義驛石守信遣使馳奏揚州即破請上亟臨視是夕次其城下登時攻拔之李重進盡室赴火死陳思誨亦為其黨所害上購得翟守珣補殿直俄遷供奉官重進性鄙吝未嘗有觴酒豆肉及其士卒下多怨者凡深州刺史重興初聞其叛即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贇子尚食使延福並戮於市

已酉賑給揚州城中民米人一斛十歲以下給其半為

重進脅以隷軍者賜衣屨縱之

庚戌詔重進家屬部曲並釋罪逃亡者聽自首尸骼暴露者收瘞之役夫死城下者人賜絹三匹復其家三年

乙卯唐主景遣左僕射江都嚴續來犒師續可求子初見開運三年

庚申復遣其子蔣國公從鎰戶部尚書新安馮延魯延魯延巳弟初見天福二年來買宴上厲色謂延魯曰汝國主何故與我叛臣交通延魯曰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預其反謀也上詰其故延魯曰重進使者館於臣家國主令臣語

之曰男子不得志固有反者但時有可不可陛下初立人心未安交兵上黨當是時不反今人心已定方隅無事乃欲以殘破揚州數千敝卒抗萬乘之師借使韓白復生必無成理雖有兵食不敢相資重進卒以失援而敗上曰雖然諸將皆勸吾乘勝濟江何如延魯曰陛下神武御六師以臨小國蕞爾江南安敢抗天威然國主有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陛下能棄數萬之衆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風濤苟進未克城退乏糧

道亦大國之憂也上笑曰聊戲卿耳豈聽卿遊說耶龍袞江南野録載馮延魯對上語乃真以為如此拒重進不知蓋飾説耳今從十國紀年上使諸軍習戰艦於迎鑾唐主懼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辯僞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而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池州文學亦挺身來奔且獻平南策唐主聞之益懼上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牙校唐主乃少安終以國境蹙弱遂决遷都之計

乙丑命宣徽北院使李處耘權知揚州時揚州兵火之

餘闔境凋弊處耘勤於撫綏輕徭薄賦召屬縣父老訪民間疾苦悉去之揚州遂安

十二月己巳上發揚州

丁亥至京師

壬辰占城國王釋利因塔蠻遣使來貢方物

是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奉表稱藩上亦遣使厚賜以撫之從効桃林人初見開運元年十月上遣使賜從効乃二年正月事今移入此

是歲北漢主以抱腹山人郭無為為諫議大夫參議中

書事無為安樂人方額烏喙好學多聞善談辯嘗衣褐為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河中無為詣軍門上謁詢以當世之務甚奇之或謂周祖曰公為漢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横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無為去隱抱腹山樞密使段恒恒初見顯德四年無邑里識之薦其材北漢主召與語大悅因授以政復命恒及侍衛親軍使太原蔚進進初見天福十二年皆同平章事上既即位欲陰察羣情鄉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

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亦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閉戶深居何益既而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我不汝禁也由是中外慴服親軍校有獻手檛者上曰此何以異於常檛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檛首視之檛首即劒柄也有刃韜於柄中居常可以杖緩急以備不

虞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奈何且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為容易耶屬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三聖實錄載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按繼恩開寶中始賜姓名累遷內侍行首國初未也今於此年附見此事故止稱左右而削其姓名本紀亦不著其姓名嘗彈雀於後苑或稱有急事請見上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之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

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也上悅賜金帛慰勞之前數事皆石介三朝聖政録及記聞所載未必皆在此年也今並附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張曾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

宋 李燾 撰

太祖

建隆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御崇元殿受朝賀上服衮冕設宫懸仗衛如儀退羣臣詣皇太后宫門奉賀上常服御廣德殿羣臣上壽用教坊樂

庚子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

壬寅幸造船務觀習水戰

戊申詔以揚州行宫為建隆寺　大僕少卿王承哲坐舉官失實責授殿中丞

巳酉上御明德門觀燈宴從臣江南吳越使皆與焉樓前設燈山火樹露臺張樂陳百戲外國客各獻本國歌舞遂賜以酒食

壬子商州言羣鼠食苗詔蠲其常賦

癸丑幸元化門犒修河丁夫　周顯德末分命常參官

詰諸州度民田多為民所訴坐譴黜上將循世宗之制欲先事戒勑之因謂侍臣曰比遣使度田盖欲勤恤下民也而民獘愈甚得非使臣圖功幸進致其然哉今當精擇其人以副朕意遣官度田據食貨志云皇朝受命頗循周制而常準崔遜黜責皆繫之二年正月則元年盖嘗遣官矣本紀實録乃無其二事二年正月壬子實錄始載今當精擇其人之言正月丁巳本紀始書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田據實錄本紀則食貨志誤矣崔遜由伊陽令為太子洗馬元年四月丁亥也常準削兩任官二年四月甲午也而食貨志并二事合言之疑作志者便文不考其日月先後故失其實然則實未嘗遣官太祖所言當精選其人盖謂前朝所遣或不得其人如崔遜等也實録又云崔遜責伊陽

未滿歲除洗馬云未滿歲則其責當在顯德末矣若在建隆初則才逾三月耳不當云未滿歲也按王仁鎬傳稱顯德中國子博士上官瓚括田河中將大增賦調比戶愁怨仁鎬奏罷之蓋當是時坐度田非實貶黜者不但崔遜一人也今皆削去姓名泛云多為民所訴坐譴黜庶無所牴牾云

丁巳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此從本紀也新舊錄盡無之詔發京畿陳許丁夫數萬以右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督之道閔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承昭江表人也承昭初見顯德四年不著邑里今從本傳

己未幸造船務

甲子斬澤州刺史張崇詁初崇詁為泗州刺史李重進出領淮南崇詁迎說以完聚之計重進既敗其事乃露故命戮焉　監修國史王溥等上唐會要一百卷唐德宗時蘇冕始撰會要四十卷武宗時崔鉉又續四十卷溥等於是采宣宗以降故事共勒成一百卷詔藏史館賜物有差

二月丙寅幸飛山軍營閲砲車

庚午幸造船務

壬申命給事中范陽劉載往定陶督曹單丁夫三萬浚五丈渠按宋史作五丈河自都城北歴曹濟及鄆以通東方之漕上因謂侍臣曰煩民奉已之事朕必不為也開導溝洫以濟京邑盖不獲已耳

癸酉權知貢舉竇儀奏進士合格者十一人

甲戌幸城南觀修水櫃

丁丑唐主景遣使來賀長春節

已卯遣通事舍人王守正使江南勞唐主之遷都也守正

未見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溢公取餘羡符彥卿在天雄軍取諸民尤悉上聞之即遣常參官分主其事民始不困於重斂於是出公粟賜彥卿以媿其心朔記即以賜粟事繫之元年五月命王仲等監在京諸倉後今從實錄

舊制竊盜贓滿絹三疋者棄市己丑改為錢三千其陌八十　令民二月至九月無得採捕蟲魚彈射飛鳥有司歲申明之

辛卯幸迎春苑宴射

是月唐主始遷於南都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監國留左僕射嚴續知樞密院事湯悅佐之悅即殷崇義池州人也姓犯宣祖諱故改焉續事據九國志悅事據本傳

三月唐主至南都城邑廹隘宮府營廨十不容一二力役雖繁無所施巧羣臣日夜思歸唐主悔怒欲誅始謀者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鎬發病卒江南野錄稱鎬自縊今從五代史鎬初見顯德六年七月無邑里

丙申內酒坊火坊與三司接火作之夕工徒突入省署

上登樓見之以酒坊使左承規副使田處巖縱其下為盜並棄市酒工五十人命斬於諸門宰臣極諫上怒微解遽追釋之獲免者十二人而已宋朝大事記建隆二年三月林德頌曰在易之乾君象也其德君德也天以剛為德君德而非剛健何以君天下我太祖之開國也以千百年破碎不可為之天下一舉而削平之强者服狠者順俛首聽命惟恐或後處藩鎮以環衛而藩鎮無興辭授守臣以倅貳而守臣無興意是果何道而得此哉英武自天雄斷如神開寶六年差利州知州李鑄通判成都府川班妄訴全班盡㢠雄武肆掠戮及百人役夫突入省部其主將亦寘極法吏黷貨賄者斬官辭濁務者黜威令之不可測如此其誰敢忤人主之意哉

初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詔右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門自榮陽鑿渠百餘里引京索二水通城壕入斗門架流於汴東滙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甲辰新水門成上臨視焉

乙巳賜樞密副使趙普宅一區

辛亥以雄武節度使守太保兼中書令太原郡王王景為鳳翔節度使充西面沿邊都部署景掖人（景初見天福三年）起兵伍性謙退折節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位皆送迎

周旋盡禮左右或言王位崇不宜過自損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此我惟恐不謹爾建隆初封郡王朝廷以吏部尚書張昭為使景尤加禮重遺昭萬餘緡左右或言其過厚景曰我在行間即聞張尚書名今使於我是國家厚我也豈可以往例為限於是自秦州來朝上優待之宴賜加等復遣鎮鳳翔　宰相范質王溥相繼臥疾上命翰林醫官王襲米瓊視之質溥皆瘳上喜於是以襲為光祿寺丞瓊為都水監主簿　北漢寇麟州

防禦使楊重勳擊走之重勳即重訓也避周恭帝諱改馬（廣順二年冬重訓初見顯德四年十月重訓以北漢麟州來降即命為防禦使）令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百姓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癸亥上步自明德門幸作坊宴射酒酣顧前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臨清王彥超曰（彥超初見開運三年）卿曩在復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納我彥超降堦頓首曰當時臣一刺史耳勺水豈可容神龍乎使臣納陛下陛下安有今日上

大笑而罷閏三月甲子朔彥超上表待罪於私第上遣中使慰撫之因謂侍臣曰沈湎於酒何以為人朕或因宴會至醉經宿未嘗不悔也侍臣皆再拜本紀及舊錄皆於閏月甲子載此事甲子初一日也與癸亥賓相接矣蓋因王彥超上表待罪故云而新錄乃於巳巳始載之恐悞也今不取

殿前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慕容延釗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罷為成德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遂不復除授

巳巳幸玉津園

庚午詔開封府集衆杖殺皇建院僧輝文僧録瓊隠等十七人各決杖配流先是上還自揚州左右街僧道出迎輝文等携婦人酣飲傳舍為其黨所告逮捕按驗得實故有是命

壬申唐主遣使貢金器二千兩銀器萬兩錦綺二千段謝生辰之賜也

丁丑金商房三州民饑遣使賑之

癸未幸迎春苑宴射

丙戌韓令坤慕容延釗辭宴於廣政殿自是節度使以

上出使赴鎮宴如儀

是春詔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七以上人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為鑿之令佐以春秋巡視其數秩滿赴調有司第其課而為之殿最此據本志在三月不得其日今附見閏月後 又詔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户籍頃畝以聞即檢視之勿使親鄰代輸

其租此據本志附見不得其月日也當考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甲午給事中常準奪兩官授兵部郎中免先是大名館陶民郭贇詣闕訴括田不均詔令他縣官按視所隱頃畝皆實上怒本縣令程廸決杖流海島準實為括田使故責之常準未見　潁州團練使范再遇請老授左金吾衛大將軍致仕別降璽書勞問之再遇故唐將以泗州降者也再遇見顯德四年

壬寅詔先代帝王陵寢令所屬州府遣近户守視前賢冢墓有隳毁者即加修葺　滄州無棣縣民趙遇詐稱皇弟付有司鞫實斬於東市

己未杖殺商河縣令李瑶左贊善大夫申文緯除籍爲民文緯奉詔按田瑶受贓文緯不之察爲部民所訴故也

右神武將軍李懷節出典坊州受代歸闕行次華州忿其從者王乘醉手斬之爲其黨所訟下吏按劾乙卯責

授率府率　漢初犯私麴者並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上以周法尚峻壬戌詔民犯私麴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減造者之半上又以前朝鹽法太峻是日定令官鹽闌入禁地貿易至十斤煑鹻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奏裁太宗實錄太平興國二年云先是官貸鹽與民蠶事既畢即以絲絹償官謂之蠶鹽令民隨夏秋賦租納其直食貨志云唐有蠶鹽皆賦於民隨夏稅收錢絹與實錄少異當考

五月癸亥朔上御崇元殿受朝服通天冠絳紗袍仗衛如式　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時皇太后寢疾上憂懼乃曲赦天下以祈冥祐焉

乙丑天狗墮西南欽天歷推驗稍踈詔司天少監洛陽王處訥等重加研覈欽天歷初成處訥私謂王朴曰此歷不久即差因指其當差處以示朴朴深然之

初周世宗命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洛陽聶崇義崇義初見顯德四年詳定郊廟器玉崇義因取三禮舊圖考正同異別

為新圖二十卷丙寅來上詔加褒賞仍命太子詹事汝陰尹拙集儒臣參議拙多所駁難崇義復引經解釋乃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裁處至當然後頒行　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

甲戌令殿前侍衛司及諸州長吏閱所部兵驍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剩員以處退兵（此但令諸州揀去老弱者耳部送強壯以補兩司之闕乃乾德三年八月事兵志及經武聖略等多并言之非是今從實錄）

丁丑詔以安邑解縣兩池鹽給徐宿鄆濟之民先是數

郡皆食海鹽沂流而運其費倍多故釐革之

戊寅賜左補闕氏居方引進副使郭承遷等錢各十萬

令與兩浙江南進奉使飲博居方承遷未見

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上

謂宰相曰若是非循名責實之道會監門衛將軍魏仁

滌等仁滌未見治市征有羨利巳夘並詔增秩因罷歲月序

遷之制　令諸州勿復調民給傳置悉代以軍卒此從新錄

及本紀舊錄蓋無之　五代以來典刑弛廢州郡掌獄吏不明習

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金州民馬從玘子漢惠無頼嘗害其從弟又好為敓斁閭里患之從玘與妻及次子共殺漢惠防禦使仇超判官左扶悉按誅從玘妻及次子上怒超等故入死罪令有司劾之並除名流扶海島自是人知奉法矣此事新舊録皆不載今從本紀載於此月其日則闕之

是月蜀以翰林學士承旨吏部侍郎華陽歐陽炯為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毋昭裔及范仁恕皆致仕仁恕後尋卒此據十國紀年

六月甲午皇太后崩后聰明有智度嘗與上參決大政猶呼趙普為書記嘗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尤愛皇弟光義然未嘗假以顔色光義每出輒戒之曰必與趙書記偕行乃可仍刻景以待其歸光義不敢違及寢疾上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普入受遺命后問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嗚咽不能對后曰吾自老死哭無益也吾方語汝以大事而但哭耶問之如初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餘慶也后曰不然政

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與光義皆我所生汝後當傳位汝弟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上頓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謂普曰汝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上藏其書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司馬光記聞稱太后欲傳位二弟其意謂太宗及秦王廷美也今從正史及新錄而舊錄蓋無是事按太后以周鄭王年幼羣情不附故令太祖授天下於太宗太宗當是時年二十三矣太祖母弟也若并及廷美則亡謂廷美當是時才十四歲而太祖之子魏王德昭亦十歲其齒蓋不甚相遠也舍嫡孫而立庶子人情殆不

然然則太后顧命獨指太宗記聞誤也正史新錄稱太宗亦入受顧命而記聞不載今從記聞按太宗初疑趙普有異論及普上章自訴且發金匱得普所書乃釋然若同於床下受顧命則親見普書矣又何俟普上章自訴且發金匱乎蓋正史新錄容有潤色按太宗實錄載普自訴章其辭畧與記聞同當顧命時太宗實不在旁也正史新錄別加刪修遂失事實耳故必以太宗實錄及記聞為正王禹偁建隆遺事又云廷美與太祖太宗皆杜太后所生今本傳以廷美為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非也謹按廷美與趙廷俊同母母姓耿氏實太宗親語宰相國史著之其迹明甚不知遺事果何所據乃云爾就使廷美真杜太后所生有罪黜廢於親親之道奚損而太宗特設此虛偽以自欺耶其不然决矣或者杜太后愛廷美與親所生不異故世俗因有是説且太后享年六十崩時廷美才十四歲逆數之則生廷美時太后已四十七也然宫掖事祕要不可用傳聞無驗語改國

史明迹況所謂建隆遺事者亦不必皆出於禹偁所記耶臣燾嘗辯之具開寶九年十月及太平興國六年九月　龜鑑慈闈一語金匱預盟十七載倦勤之後舉神器之大挈而授之龍行虎步之天子堯舜授受曾不是過劉元城嘗曰三代而下漢唐不能彷彿其萬一葢亦嘆詠於斯云

壬子翰林學士單父王著言時雨稍愆請令近臣按舊禮告天地宗廟社稷及望告嶽鎮海瀆於北郊詔從之著初見顯德六年六月

丙辰宰臣王溥為皇太后山陵使

丁巳吏部郎中閻式式未見奪兩任官式監納河陽夏稅

倉上得式所收一斛有五升之羨故黜之其後右衛率府率薛勳著作佐郎徐雄亦坐監納民租槩量失平為偵者所告皆免官勳雄皆未見國子司業趙洙為宗正少卿洙父名漢卿憲司以其冒寵授官欲糾之執正者舉禮文不偏諱乃止洙未見

是月唐主景殂於南都

秋七月唐主景喪歸金陵景喪歸金陵在七月此據王舉天下大定錄有司議梓宮不宜復大内太子從嘉不可乃殯於正寢從嘉

即位改名煜尊母鍾氏為太后太后父名泰章易其號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封弟鄧王從善為韓王莒公從鎰為鄧王從謙為宜春王從度為昭平郡公從信為文陽郡公右僕射嚴續為司空平章事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知樞密院湯悅為右僕射樞密使大赦境内文武進位有差罷諸道屯田務歸本州縣先是唐主用尚書員外郎李德明議興復曠土為屯田以廣兵食水部員外郎賈彬嗣成之所使典掌者皆非其人侵擾州縣

豪奪民利大為時患及用兵淮南罷其尤劇者尚處處有之至是悉罷使職委所屬縣令佐與常賦俱徵隨所租入十分賜一以為祿廩民稍休息焉李德明以尚書員外郎初見乾祐二年七月無爵里仕至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誅死在顯德三年三月闢曠土為屯田在廣順二年罷屯田害民尤甚者在顯德三年

戊辰遣使修北嶽廟

初上既誅李筠及重進一日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鬬不息生民塗地其

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衛普數言於上請授以他職上不許普乘間即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茍不能制

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上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曹之德無有窮盡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甞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矣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

乎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我且與爾曹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上喜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庚午

以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石守信為天平節度使殿前副都點檢忠武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侍衛都虞候鎮安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安節度使皆罷軍職獨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殿前副都點檢自是亦不復除授云

此事最大而正史實錄皆畧之甚可惜也今追書按司馬光記聞云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誤矣王曾筆錄皆得其實今從之文辭則多取記聞稍增益以丁謂談錄太祖與趙普之意但不欲守信等典禁軍耳豈不令守信等各居方鎮耶太祖云為天子不若為節度

使樂是欲守信等出為節度使也及開寶三年冬十月乃罷王彥超等節度使蓋記聞誤并二事為一耳邵伯溫見聞録又云王審琦坐擅入禁中救火故罷不知同時罷者凡四人初不緣入禁中救火也今不取

壬午以皇弟泰寧節度使兼殿前都虞候光義兼開封尹同平章事嘉州防禦使廷美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先是范質奏疏言光義廷美皆品位未崇典禮猶闕伏乞並加封册申錫命書或列於公台或委之方鎮皇子皇女雖在襁褓者亦乞下有司許行恩制又言宰相者以舉賢為本職以掩善為不忠所以上佐一人開物成務

端明殿學士吕餘慶樞密副使趙普富有時才精通治道經事霸府歷歲滋深自陛下委以重難不孤倚任每因款接備覩公忠伏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今宰輔未備久難其人以二臣之器能攀附之幸會寘之此任孰謂不然上嘉納之　上謂殿前衛士如虎狼者不下萬人非張瓊不能統制乃自內外馬步軍都頭壽州刺史擢殿前都虞候領嘉州防禦使瓊館陶人也瓊初見顯德三年

命內客省使王贊權知揚州軍府事贊乘舟以往溺

於闔橋上嗟悼謂左右曰是殺吾樞密使也贊嘗為河北諸州計度使五代姑息藩鎮有司不敢繩以法贊振舉綱維所至發摘姦伏無所忌上知贊可付以事因使完葺揚州蓋將大用之而贊遽死贊觀城人也

是月陳承昭塞棣滑決河役成賜錢三十萬 唐句容尉廣陵張佖上書陳十事其一舉簡要二畧繁小三明賞罰四重名器五擇賢良六均賦役七納諫諍八究毀譽九節用十屈己唐主嘉納擢為監察御史佖因劾奏

德昌宮使傅宏妄毀都城所創樓堞率多隳壞禮賓使孟駢建議於星子造大艦以禦敵累年不能成蠹國害民皆請置法唐主不聽手詔開諭之拜御史從國史十事之日振鄭文寶江表志又載似上書日乃七月二十八日己丑也故附見於此吳越自五月不雨至

七月

八月甲辰唐桂陽郡公徐邈奉其主景遺表來上邈未見

義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行友初見開運三年五月按宋史及薛應旂續通鑑皆作易定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在鎮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深意

黨益盛（深意亦見開運三年五月）上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上不許行友懼乃繕治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藥繼能密表其事（繼能未見）上遣閤門副使武懷節（懷節未見）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蒼黃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維岳未見）即訊得實己酉制削奪行友官爵禁錮私第取尺深意屍焚之都城西北隅行友弟易州刺史方進姪保塞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

釋之

辛亥女真國遣使溫圖喇来貢名馬　章崇夏寺觀修三門　永濟縣主簿郭顗坐贓一百二十萬棄市詔緣邊諸塞有犯大辟者送所屬州軍鞫之無得輙斷

曹州宛句令侯陟以清幹聞甲寅擢左拾遺知縣事節度使袁彦頗為不法陟抗章言之彦上表謝自陳無罪上亦不窮治焉陟長山人也

丁巳詔刑部應諸道州府有犯鹽麴人合配役者祇令

本州充役示寛典也

國子周易博士郭忠恕被酒與太子中舍符昭文喧競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毁之已未責忠恕為乾州司户參軍昭文免所居官忠恕洛陽人也

庚申史館上周世宗實録四十卷賜監修國史王溥修撰官庖豢器幣有差　詔華州修西嶽廟

九月壬戌唐主煜遣中書侍郎馮謐來貢謐即延魯也

唐主手表自陳本志冲淡不得已而紹襲事大國不敢

有二鄰於吳越恐為所譏上優詔以答焉初周世宗既取江北貽書江南如唐與回鶻可汗之式但呼國主而已上因之於是始改書稱詔

甲子以荆南行軍司馬寧江節度使高保勗為荆南節度使上初聞保融之喪遣兵部尚書萬年李濤（濤初見天福二年回之族曾孫）往弔及還上問保勗堪其事否濤以為可任而保勗貢奉亦數至乃授節鉞保勗性淫恣日召市倡集府署擇士卒之壯健者使相媟狎保勗與姬妾帷簾共

觀笑之又好營造臺榭極土木之巧軍民咸怨記室孫
光憲諫曰宋有天下四方諸侯屈服而內凡下詔書皆
合仁義此湯武之君也公宜克勤克儉勿奢勿僭上以
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若縱佚樂非福也保
勖不從光憲貴平人也光憲初見天成元年　是日契丹吉里來
降
癸酉以鴻臚少卿盧浚為京畿東路發運使盧浚未見
戊子遣鞍轡庫使梁義如江南弔祭上召見面賜約束

因謂左右曰朕每遣使四方常諭以謹飭頗聞鮮克由禮遠人何觀馬左右請齊之以刑上曰齊之以刑豈若其自然耶要當審擇其人耳梁義未見　詔罷大宴以皇太后喪故也

冬十月癸巳唐主以皇太后山陵遣户部侍郎北海韓熙載太府卿田霖來助葬熙載初見天成元年叔嗣之子也霖未見

乙未升棣州為團練以副使何繼筠充使

丙申命樞密承旨方城王仁贍使江南以唐主新立往

申慶賜也

初五代募民盜戎人馬官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上欲敦信保境戊戌敕沿邊諸州禁民無得出塞侵盜前所盜馬盡令還之由是邊人畏慕不敢内侮

丙午祔葬明憲皇太后於安陵　唐主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為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鄧王從鎰為司空南都留守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於内殿仍各上封事三兩條時有才高位下

者私喜其言得達多所開陳而迄莫施行衆始失望

是月命知制誥河内盧多遜看詳進策獻書人文字升降以聞

十一月己巳宰相國寺遂幸國子監

壬申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統軍諸軍廂主軍指揮使以上及諸道進奉使於廣政殿不作樂時明憲太后山陵諸道並遣使進奉於是禮畢特犒之

癸酉以沙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曹元忠及其子瓜州團

練使延敬按延敬宋史作延繼皆遣使來修貢元忠義金之子也義金事初見大中五年後見咸通十三年及同光二年元忠嗣為節度使據會要在顯德二年後據薛居正五代史則義金卒於天福五年二月子元德襲其位而天福八年正月又載沙州留後曹元深除歸義節度使開運三年乃書以瓜州刺史曹元忠為沙州留後而國史及會要並無元德元深二名不知何也

巳卯上始獵於近郊賜宰相樞密使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統軍侍衛諸軍都校錦袍其日先出禁軍為圍場五坊以鷹犬從上親御弧矢射中走兎從官貢馬稱賀中路頓召近臣賜飲至夕還宮其後凡出田皆然從臣

或賜窄袍暖鞾親王以下射中者賜馬

癸未詔以濠楚民饑令長吏開倉賑貸　晉州言敗北漢軍於汾西獲馬牛驢數千計時趙元徽為節度使而本傳不載此事實錄亦無之豈元徽實未赴鎮耶不知果誰守晉州也武守琪戍晉州事迹國史殊不詳此或是守琪耳當考

十二月壬辰輝和爾罕錦瓊遣使來貢方物

甲午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來貢方物

乙未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奏敗北漢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獲遼州刺史傅廷彦弟勳以獻代州刺史折仁理

党項蕃部之大姓也世居河西接隣北境上以其有捍邊之功召令入覲復命歸領刺史如故

辛丑幸新修河倉

庚戌畋於近郊

癸丑遣供奉官李崇贇崇贇未見使江南殿直孫全璋全璋未見使吳越賜以羊馬槖駞等

乙卯中書門下言得太常禮院狀皇后姊太原郡君王氏卒準禮例皇后當出就故彰德節度使王饒第發哀成

服百官詣其第進名奉慰從之　周廣順初鎮州諸縣十戶取才勇者一人為弓箭手餘九戶資以器甲芻糧是歲詔釋之凡一千四百人此據兩朝兵志　始置藏冰務常以孟夏命官用幣以黑牡祭玄冥之神乃開冰薦於太廟　初南漢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其身因宦者陳延壽以見南漢主南漢主於內殿設幄帳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踞坐帳中宣禍福呼南漢主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內太師龔澄樞女侍中盧瓊仙等

附之胡子每為南漢主言瓊仙澄樞延壽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是歲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起行百餘步乃仆胡子皆以為符瑞諷羣臣入賀澄樞見蜀德三年瓊仙見乾祐三年　唐主煜追謚其父景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蓋因馮謐以請於上而為之